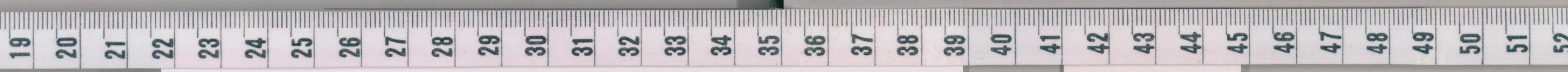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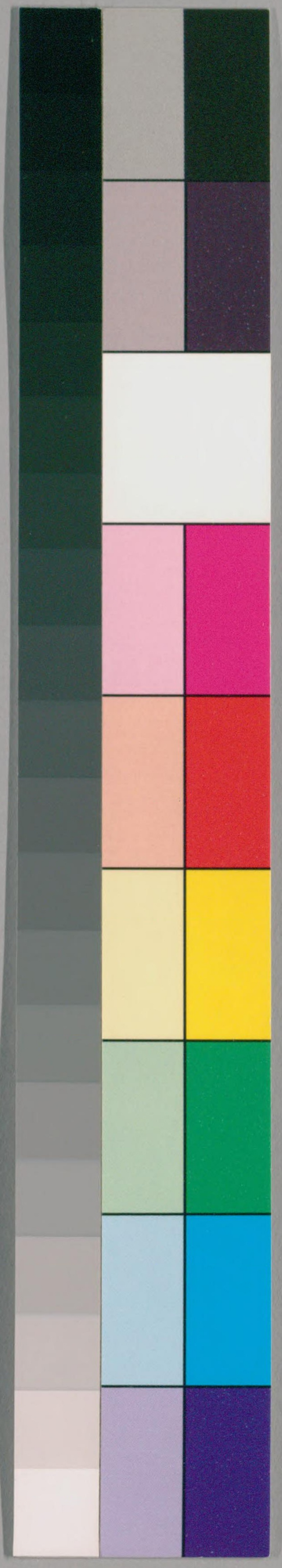


金瓶梅  
三十五  
止

WA 35  
26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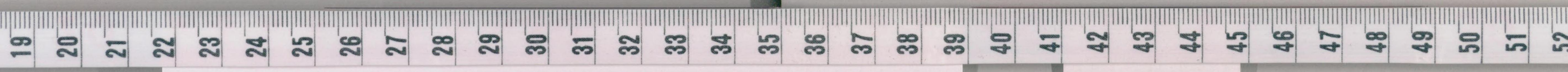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皐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100回』 請求記号 WA35-26

ガラス使用



話説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看  
榜在日、後所整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  
第一奇書 九十九回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大兒

張勝竊听陳敬濟

詞曰

白雲山紅葉樹。閱盡興亡。一似朝還暮多少。夕陽芳草渡。潮落潮生。還送人來去。後阮公途。楊子路。

九折羊腸。曾把車輪誤。記得寒蕪。嘶馬處。翠管銀

箏。夜七歌樓曙。不知是聲是淚是血

右調蘇幕遮

話說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春禳生日。後所整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

第九十九回



早辰敬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  
一者和主管等帳二來就避炎暑走走便回春梅分付你  
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  
跟隨逕往河下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到了  
下轎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人貴体好些敬  
濟道生受二位夥計挂心他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坐了  
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筭就轉身到後  
邊人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  
欄盼望揮毫作詩遣懷忽報陳敬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  
款蹙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長說道官人

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里敬濟與母子作了  
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  
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敬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  
得水似膝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合低  
下露出一幅花箋敬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盼  
你不來作得一首詩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敬濟念  
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綉床愁懶動

問垂錦帳鬢鬟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每日相思十二時

敬濟看了極口稱羨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



揆過鏡架就擺在梳粧卓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双手遞與敬濟深上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敬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上休恠酒盡也篩一盃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几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几盃敘些闊別話見良久吃得酒濃時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叙交欢之際無限恩情穿衣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餘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回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

未肯一次卽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敬濟竟靈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總爲死期一引自覓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肴品菓子來配酒兩個在下邊行房強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酩酊大醉解開衣衫露着一身紫肉提着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又是劉二特心與上文遙對作章捧出何蠻子來競的兩個主管見敬濟在樓上睡恐他所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声喏說道劉二



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這劉二那里依所大拔步撞入後邊  
韓道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去半边。看見何官人正和王  
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便罵何官人賊狗男女。我合你  
娘今日之官人即昔日之道那里沒尋你。却在這裡。你在  
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塌下我兩個月  
房錢。却來這裡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道。老二你休恠。  
我去罷。那劉二罵道去。一字如你這狗合的不防颺的一  
拳來。正打在何官人面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也  
不顧。迤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卓一脚登翻。家活都  
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里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

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

有敬濟被劉二

前一脚踏了個仰八叉。

又罵道。我合你淫婦娘。

今日之去見

實也敬濟

你是那里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

里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吃

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里來的。光棍搗子。老

娘就沒了親戚兒。

有敬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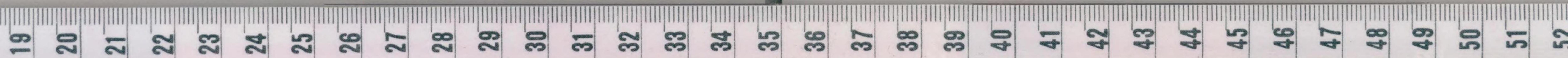
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

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

踢斷了。你还不知老爺是誰哩。這裡喧亂。兩邊鄰舍并街

上。過往人登時則看約有許多。有知道的。旁邊人說。王六

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者。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





子有名坐地虎刘二在酒家居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  
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些見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  
誰敢惹他王六見道還有大似他的採這殺才做甚麼自  
有敬濟陸秉義見刘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  
在也劝的去了陳敬濟正睡在床上聽見樓下嚷乱便起來看  
時天已口西時分問那里嚷乱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  
里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  
里走來一個殺才搗子諱名喚坐地虎刘二在酒家店住  
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候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  
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

声大哭起來敬濟就叫上兩個主管去問

問者非不信六  
見蓋欲問明刘

也二兩個主管隱瞞不住只得說是府中張虞候小舅子刘

二來這里尋何官人討房錢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絲分說

把簾子扯下半边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說何官人跑了

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交烘的滿街人看敬濟

听了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刘二了

所以必問  
二主管

欲要声張又恐刘二潑皮行兇一時鬪他不過

恐出前  
醜耳又

見天色晚了因問刘二那厮如今在那里主管道被小人

妨他回去了敬濟安撫王六兒道你母子放心有我哩不

妨事你母子只情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弄了利錢





銀兩通與他打發起身。上轎伴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好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七念七。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上尋張勝那厮。幾件破綻。亦發叫我姐上。对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不如此敬討耐這厮。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冤仇还報當如此

机会遭逢莫遠留

踏破鉄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敬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驚

又問陸主管道。劉二那厮。可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道。也沒曾來。這敬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叙了。回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生破綻。這陳三兒于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所以必寫雪娥爲娼。接張勝等事。蓋總爲死敬濟故耳。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計利舉。放私債。逞着老爺名壞事。這敬濟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伴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



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寃家相奏二來合當禍起不祥東京  
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息十  
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  
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  
宣和七年爲靖康元年宣帝號爲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  
稱大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爲兵部尚  
書分部諸路人馬种師道爲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一日降  
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陞周守備爲山東都統制提調人  
馬一萬前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  
地方阻當金兵守備領了勅書不敢怠慢一面叫過張勝

子安兩個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駢行李細軟器物  
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也撰得巨萬金銀都裝在  
行李駢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  
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  
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  
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先放此不在  
話下却說陳敞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  
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  
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  
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驀進房中看他見無



了髮跟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搖  
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有婦人  
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窓下竊聽原來春梅  
在裏面與敬濟交姪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耐耐張勝那  
厮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  
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  
劉二來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  
夫麾下在那里開巢窩放私債又搥雪娥隱占在外姦宿  
只此一語使春梅固住手不得而張勝亦住手不得也  
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  
趙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

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厮恁般  
無禮雪娥那賤人我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敬濟道他  
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上一般春梅道算他爺來家交  
他定結果了這厮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窓外豈無人兩個  
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窓外聽得明明白白口中不言  
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算計我不如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  
撒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可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  
快在石上磨了兩磨之聲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  
遠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若便結果春梅後文愛忽被後  
邊小丫鬚鬚開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的金哥兒  
第一奇書 九十九回



忽然風搖倒了快請切上看去。護的春梅兩步做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呵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四字妙答天問者下未有如此你如何對浮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虫兒不可救亡之就要吃人肉休走吃我一刀子今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只樓着被吃他拉被過一邊寫得活見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灑出來寫得活見連受秀何加這張勝兄他掙扎復又一刀去攔着胸膛上動輒不得了一面採

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于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可濫敬濟青春不上三九死于非命張勝提刀進屋裏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逕望後廳走上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所以先掃巡風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著刀跑進來便問那里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截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上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事不用借寫玉樓時可知其用意處不在李安而在已伏此人真定康強之可貴可安之理也早飛起右脚只聽忒楞的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滾脚跌番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擲了





嚷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拿住了那春  
梅方救得金哥避省聽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見敬遠  
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長流不覺放聲大哭一面催  
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來家看見敬遠殺死哭倒在地  
不省人事寫翠屏正噴被春梅扶叫避省過來拖過屍首  
買棺材裝殮把張勝城鎖在監內單等統制來家處治這  
件事那消數日只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  
問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里等候取客  
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敬遠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  
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是

短是文字喝今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馬  
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拏坐地虎刘二鎖解前來孫雪  
娥見拏了刘二恐怕拏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結雪娥夫  
要雪娥何益哉葦葦敬濟已死  
終因雪欺又是寓意旗牌拏刘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  
一百棍當日打死烘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州正是平  
生作惡欺天今日吐蒼報應有詩為証

為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还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  
酒店還歸本主如此結酒店寫把本錢收筭來家分付春  
第一奇書 九十九回







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声親郎我的哥是敬濟哭奴寔

指望和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声大哭上的昏暈

倒了頭撞于地下就死過去了此等艾火可灸金蓮澆慌

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七叫不應越發慌了

不想那日正是葬的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

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煖墓燒帛看見一個

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

和一中年婦人樓抱他扶起來又倒了寫哭如不省人事

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里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

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這個是我女孩子兒韓

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

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

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

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帛錢不想到這里又哭倒了當

下兩個拔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尙哽咽

哭不出声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撞觸也似磕

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

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偕到老此等艾火可灸一

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

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



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迴紋

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昔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鴦，央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那上面都扣綉着並頭蓮，每朵蓮花，凡見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陳君膝下。此等艾火可灸一部送物事等病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道：在底襪子上，忒看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勸他吃了些。王六兒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

梅葛翠屏哭說：奴情愿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明日

死傍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妻小說着那

淚如湧泉。此等艾火可灸一部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

說我的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却不悞了你好時光。

愛姐便道：奶子說那里話。奴既為他，雖剜目斷鼻也當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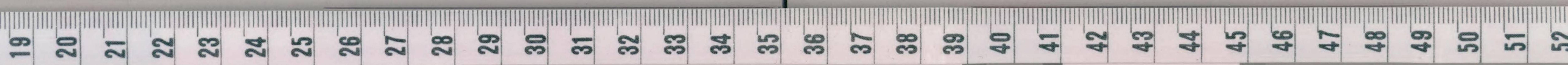
節，誓不再配他人。此等艾火可灸一切好夫淫婦亂臣賊子盜殺邪淫等病囑付他父

母你老公婆同去罷。此等艾火可灸一切弱愛痴愚等病我跟奶子和姐

府中去也。那王大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

口兒到老，總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

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了無





常那韓道回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  
洒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  
轎子往府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上切上只是捨不的  
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又爲湖州愛河作因那韓道回又怕天色  
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赶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第一百回

此回爲萬壑歸源之海也看他備有閒筆將王六兒  
安放湖州然後接一李安噫何以寫李安哉蓋作者  
双結春梅玉樓見春梅雖風光占盡却不如玉樓之  
淡漠于真定之中而依理爲安也看他以飛天夜叉  
李貴隨李衙內之傍而李安拿張勝自云李貴是其  
叔而今乃避春梅以往投之凡三用筆而可知也夫  
幸而處乱世之中不爲市井所污一旦明心見理得  
安于真定之天以遠此趨炎之誦則惟于理爲依是  
我之所安也故玉樓爲杏之名家于真定不趨嚴州



而李安又往投之也一篇淫慾之書不知却句句是  
性理之談真正道書也世人自見爲淫慾耳今經予  
批後再看便不是真正道學不喜看之也淫書云乎  
哉

夫賣玉簪不求名也甘受進門之辱能耐時也拙恙  
含酸能知几也以李爲歸依乎理也不住茨州不趨  
災也家于真定見道的而堅立不移城棗強縣裡強  
恕而行無敢怠也義恤貧兒處可樂道好礼出能乘  
時爲治施吾義以拯民命于水火也以搗鬼孝哥結  
者孝弟乃爲仁之本也幻化孝哥永錫爾類也凡此

者杏也幸也幸我道全德立且苟全性命於亂世之  
中也以視奸淫世界吾且日容與于奸夫淫婦之傍  
尔焉能免我哉吁此作者之深意也誰謂金瓶一書  
不可作理書觀哉吾故曰玉樓者作者以之自喻者  
也

春梅死于周義亦有說也夫周者舟也周秀者舟中  
遺臭也因春梅而遺臭也周仁舟人也周忠舟中也  
惟周義乃一義渡之舟凡人可上隨處可留喻春梅  
之狼籍不堪以至于死也且喻美舟隨流而去無所  
抵止以喻一部中之人紛紜于苦海波中愛河



岸畔不知回頭留住。盡筋以作宝筏。止知於乎中流。隨其所止。以沉沒而後已。故普淨座前。必用周義之。龜往生爲高留住。住見。但願世人。一篙留住。以登彼岸。不枉了作者。于愛河岸邊。搗此一百回鬼。也是故。以愛姐遇二搗鬼。同往湖州。何官人家。見王六。見守節者。自言作金瓶梅之意。千古痴人。誰能爲作者。一驗其筆花也哉。

一部炎涼。好淫文字。乃結以解冤。一篇言動。念便是財色財色。便有冤家也。

官哥之孽報。同孝哥之幻化。見官多有孽。孝可通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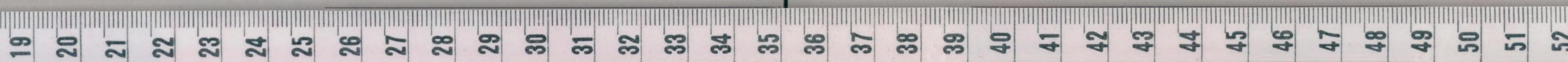
也。

一百胡珠。結入雲。指揮夢裡。見我之雲中。指示人夢。在此一百回書。而人之讀我一百回書。乃如在雲中。夢中未必能知我之苦心也。

以玳安養月娘。又言危殆。而當求安也。

月入雲中。萬事空矣。宜乎俱入空色之悟。

西門復變孝哥。孝哥復化西門。總言此身虛假。惟天性不變。其所以爲天性。至命者。孝而已矣。嗚乎。結至孝字。至矣哉。大矣哉。凡有小說。復敢之與爭衡也乎。故周貧磨鏡。一回。乃是大也。同一孝思。而其照于民。





胞物與之內也。

春梅嫁周秀。是欲人以載。花船作室。篋也。色字大豔。

醒處。

玉皇廟發源。言人之善惡。皆從心出。永福寺收煞。言生我之門。死我戶也。

韓愛姐抱月琴。方知玉樓會月琴。與翡翠軒葡萄架。俚月琴之妙。蓋一線全穿玉樓。是本能勤歲月者。愛姐是沒奈何。改過者。瓶兒金蓮。是不能向上。又不知改過者也。又一部書。皆是阮郎之淚。然則抱阮當痛絕千古。而著此書。坎第一回弟兄哥嫂。以弟字起一。

百回約化孝哥。以孝字結始。悟此書一部。好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窮途之淚。夫以孝弟起結之書。謂之曰淫書。此人真是不孝弟。噫。今而後三復斯義。方使作者以前千百年以後千百年。諸為人子弟者。之作。者為孝弟。說法于濁世也。



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

詩曰

舊日豪華事已空

西門慶

銀屏金屋夢魂中

金蓮瓶兒

黃蘆晚日空殘壘

月娘

碧草寒烟鎖故宮

梅玉樓

隧道魚燈油欲盡

一部男子

粧臺鸞鏡匣長封

一部婦女

憑誰話盡興亡事

一袖閒雲兩袖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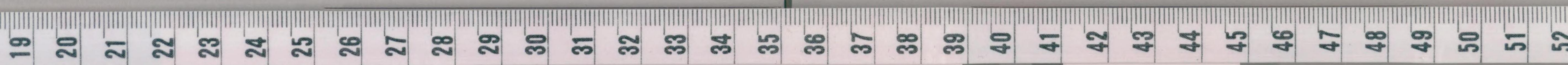
普靜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  
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那何  
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刘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

第一奇書

一百回

五





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只是在府中守孝不出  
來了等致賣盡貨物討了賒帳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  
罷省得留此做這般道路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  
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  
去了不題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姊  
妹稱呼甚是合當白日裏與春梅做伴見在一處那時金  
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王姐年長十歲相伴兩  
個孩兒便沒甚事做誰知自從陳敬濟死後守備又出征  
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  
銀圓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慾

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  
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听有人  
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忙開  
了房門却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  
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咱晚來有甚事金  
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來的李安道奶奶教  
你來怎麼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叫我  
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  
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  
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吃張勝那厮殺了說畢留



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撒與李安自去了當夜躊躇不決次早起來逕拏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孝子行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裏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孝子心地如此母的聽言叫苦賢母声口方當初張勝幹壞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却甚麼意思我今六十以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哀哀之音與磨鏡文中打成一片直是千秋淚賢母聲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日真是啾七之聲令人落淚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

見恠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

里住上幾個月或再看事故何如必欲使李安往依李貴一片天理相投亦是使

玉樓身分愈高也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

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真是神龍踪跡春

梅以此見李安不來三回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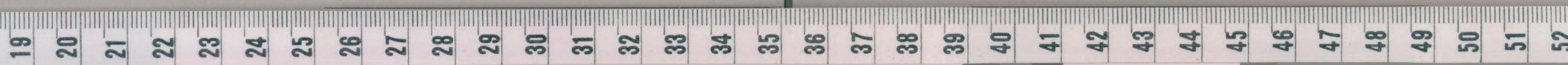
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總說往原籍家中討盤

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時光迅速日月如梭

又早臘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

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

娘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庄上請你二爺





看守宅子處上爲二搗鬼生色方寫孝原來統制還石個  
族弟周宣在庄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  
看守宅子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一去  
不爲身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周統  
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併但  
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

狼烟烈焰薰天紅

將軍一怒天下安

賊梁掃蕩盡從風

上寫孝弟此即公事忘私愿已久

按忠真是打成一片此身許國不知有

金戈抑日酬戰征

麒麟圖畫功爲首

鴈門關外秋風烈

鐵衣披張臥寒月

汗馬辛勤二十年

贏得班七鬢如雪

天子明見萬里外

幾番勞勩來旌書

肘懸金印大如斗

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  
金哥玉姐衆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  
統制府衙後廳居住周仁悉把東庄上請了二爺來宅內  
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  
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  
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





所把他二爺東庄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  
卓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  
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  
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拏他去如此結李安  
真是神龍出  
沒這春梅也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  
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廷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  
于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  
野渡無人忽逢義舟  
自是沉溺之數矣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眼去  
兩個暗地私通就拘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房中下棋飲  
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成了

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甲兵分兩路寇亂  
中原大元帥粘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并陘道  
來搶東京副帥幹離不繇擅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  
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  
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  
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廷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真領  
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與宗領彰德之  
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秀領青兗之兵六路  
一時恹  
勇力之甚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甲兵來搶境界兵部羽書火  
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挂兼道進兵比及哨馬



到高陽關上、金國幹離不的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  
無數、正值五月初旬、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趕、  
不防被幹離不兜馬反攻、沒鞦一箭正射中咽喉、隨馬而  
死、衆番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  
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  
七歲、與西門死正是忘家爲國忠良將、不辨賢愚血染沙、爭戰一場一黑  
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

安危端自命爲之、

出帥未捷身先喪、

落日江流不勝悲、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沒于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被傷

士卒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士卒載屍首

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

了兵符印信、又一段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

歸清河縣、不題、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

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

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閣中徐

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

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陳敬濟、凡事無情

無緒、睹物傷悲、不覺潸然淚下、姊妹二人正在悲悽之際、

只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



奠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挂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必用二命夢韓愛姐道。到只怕老爺边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挂着一身孝。慌七張七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七二奶七家眷。載着靈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別人不知收拾打掃。前所乾淨。停放靈柩。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累七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部說二爺周宣。引首六歲金哥。見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已做統

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嘉。此西門遣官鬼哭

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

這春梅在內。願養之餘。淫情愈盛。當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由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体瘦如柴。面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晨晏起。不料他樓着周義在床。上一泄之後。鼻口皆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結春梅必使春梅如此死者蓋欲與西門貪慾喪命一對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脚。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了。鬚養娘不敢隱匿



報與二爺周宜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扣着打周義、  
可霎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  
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職、拏到前所不  
繇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着、  
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  
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  
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  
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  
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  
懸之苦、大勢甲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

父子不相顧

有月娘  
上邊在

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

又去

翠屏只合如此結前  
黃起愛姐臨清之意

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

不免收拾行裝、穿著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  
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上、也閑閉、主人也走了、  
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就同了何官人往

正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以

云玉樓抱阮來、愛姐抱阮去、千里金釧同一  
起結真是作者千秋眼、淚心血酒于窮途也、往前抓尋父

母、隨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上似漏

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  
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子、年紀七旬之上、正在灶



上杵米造飯、這韓無名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為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子這裡投宿一宵。明日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子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因說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子炕上柴灶，登時做出一大鍋，裡稻裡荳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包鹽酒，一部飲饌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襯襖褌，腳上黃泥，一部裝飭體態如此結進來放下，鏟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子道：「你每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四十四五年紀，紫

面黃髮，便問婆子：「這炕上坐的是甚麼人？」婆子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此真正冷遇也，讀者試思此殺狗記何如。因問你爹娘在那里，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里，丈夫沒了，愛姐反是如此，正其名義，所以云為艾火也。就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裡撞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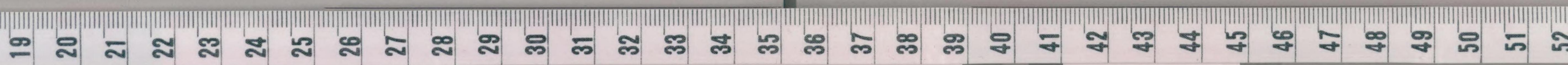


叔上真比父母還親也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  
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里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  
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  
叔上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  
吧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哩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  
景題過到次日天明衆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上房  
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  
鞋又小身边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  
淮安上船迤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抵尋到湖州何  
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今日愛河二字已成一片須  
細思其在愛河中揚鬼胡謔

均屬寓言欲炙好淫之病也  
故必至湖州字意又可思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  
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  
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揸兒就  
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  
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二再三叫他嫁人愛姐割髮毀自  
出家爲尼姑誓不再配他人文能炙病故用之針炙好夫  
淫婦也一部奸淫須如此針  
後年至三十一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上 怨竟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請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  
話下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七到清河縣地方





只見官吏逃亡、城門盡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塵  
四野、日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噬、龍爭虎鬪、各自爭強、  
一篇戰場文却是十兄弟金瓶梅以及眾夥計等類人惹惱天意也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  
啼女哭、萬戶驚惶、強軍猛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劍、好  
似森林密竹、一處七死屍、朽骨橫三豎、四一攢七折、刀斷  
劍七斷、八截、個七携男抱女家、七閉戶、閉門十室九空、不  
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先插數句接人月娘有勢正是  
得多少

宮人紅袖泣

王子白衣行

那時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七都閉鎖門戶、亂攬逃去不

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

此非墻頭之物乎至此不捨月娘自是僧

尼一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小玉領着十五

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

守、一來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親事、一路上只見人人荒

亂、個七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

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到于郊外、往前奔行、到於

空野十字路口

是可以為孝為逆之地

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

裟、手執九環錫杖、脚蹬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七內裹着

經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声大叫道、吳

氏娘子、你到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嚇的、月娘太驚失色



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  
睡里夢里你曾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峯被殷天錫趕到  
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  
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不近  
道此等荒乱年程乱撇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  
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  
舅道師父你休閑說悞了人的去路後面只怕兵馬來到  
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  
不出路去金人就來也不到此处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  
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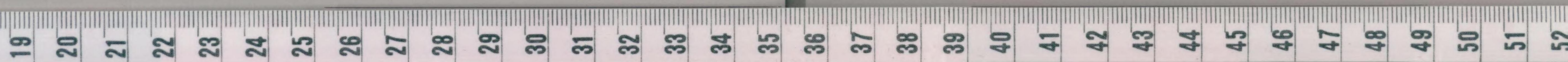
一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來到永福寺

一部大結穴  
如群龍爭入

之海

也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

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個禪和尚在後邊打坐佛  
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已是日色卸山時  
分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  
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  
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脚踏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  
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  
着了荒乱辛苦的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  
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看七念至三





更時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朧人烟寂靜萬籟無聲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陣亡橫死者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呪薦拔幽冤解釋宿冤絕去挂碍各去超生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結呪少頃陰風淒淒冷氣颯颯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是剝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吊頸枷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乚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汝當諦听吾言隨方托化去罷詩曰

勸爾莫結冤

冤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冤

千日解不徹

若將冤解冤

如湯去潑雪

若將冤報冤

如狼重見蝸

我見結冤家

盡被冤磨折

我今此歲晦

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家心

冤愆自然雪

仗此經方深

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

再勿將冤結

一部言益言淫言殺言孽乃忽結以解冤結冤然則作者固自有沉冤莫伸上及其父母不及其昆弟有千秋莫解之冤而提筆作此以仇其所仇之人也



當下衆竟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生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甲胸前閃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秀因與金將對敵折于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鏡爲次子名爲沈守善去也安身守善此是作者幼人言未已又一人素体榮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本意廢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托生當戶沈通爲次子沈越去也所謂深寬之人也小玉認的是他爹說的不敢言語插此一句生動之甚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敬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爲子去也王者亡也自尋死亡也已下又見一婦人也提

着頭胸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  
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爲女托生去也黎者犁也作者蓋欲犁其舌也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皆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今往徐州鄉民范家爲男托生去也重做水滸自是犯手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爲女去也袁者遠也借此以遠諷人也已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爲男鄭者証也子虛化官哥西門化孝已哥自是質詞兩回因果之人也



而又見一女人頸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  
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爲女去也朱者誅也  
不勝其誅  
之人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  
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巨家爲女托生去也  
巨者懼也因色而死  
欲其懼而知悔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  
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大員衛貧人高  
家爲男去也死子舟中固須尋篙  
爲下篙留住作引已而又有一女人項上  
纏着索子自言是西門慶妾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  
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爲女去也姚者遙也雪娥  
固是借雪作寓  
言水遠烟  
遙之人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腳帶自言西門慶之

女陳敬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

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鐘貴爲女托生去也大姐因與他  
要飯相爭而

死今欲其再生改悔以主持中饋  
爲事蓋亦勉人舉案齊眉之意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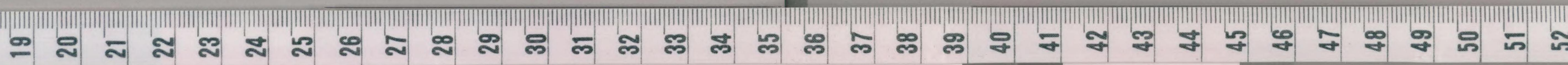
言周義亦被打死家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爲男名  
高留住見托生去也所云一篙留住便登彼岸故在  
衆人托生之末以深徹世人也言畢

各恍然不見小玉說的戰悚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

些鬼說話正欲向床前苦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

月娘本是夢中人非夢不足以化又寢見有夢西門有夢  
敬濟有夢周二有夢今以月娘一夢結之又一部繁華富  
貴以燈影描之以夢境  
結之大是徹人痴念處一靈真性同吳二舅衆男女身帶

着一百顆胡珠一掛寶石綠環胡珠蓋言一百回文字  
綠環則又月牙之意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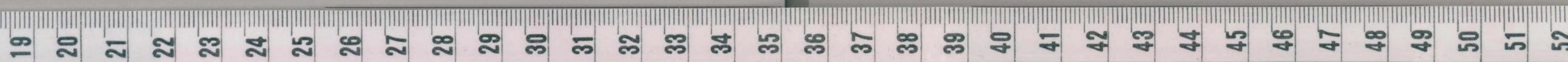




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理守一路到于濟南府尋問到雲  
叅將寨門通報進去雲叅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一見如  
故敘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央浼隣舍王婆七來陪  
待月娘此處直使王婆人來寫得報應分明令人怕甚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  
二舅玳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就親之事因把那  
百顆胡珠寶石繚環教與雲理守權爲茶禮雲理守收了  
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一路寫王婆令人怕甚陪月娘  
一處歇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理守雖是武  
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  
了鯨居至今七據此山城雖是官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

此提刑所何如

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歡一雙  
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好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  
遲月娘听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那王婆回報雲理守次  
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只知他與孝哥兒完  
親連忙來到席前叙坐雲理守乃道嫂七不知下官在此  
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宝物决  
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  
涼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里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  
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過世有何不可月娘听了心中  
大怒罵道雲理守誰知你大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





曾把你輕待直對第一回熱結文字如何一旦出此犬馬  
之言雲理守笑嘻嘻後來也有个靠傍一語向前把月娘攙住求告說娘子你自  
家中如何走來我這里做甚又是十弟兄自古上門買賣  
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  
友完成了罷一面拏過酒來吃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  
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理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  
兒小厮已被我殺了卽令大漢取那件物事與娘子看不  
一時燈光下血灑七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說月  
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理守何前抱起娘子不  
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爲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

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  
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  
與你做夫妻雲理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月娘道你先與  
我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猶是叔詐罵月娘  
道不打緊一面叫出雲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  
盃真是死而不悔盃盃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雲甫這月娘  
却拒阻不肯被雲理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  
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提劍  
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此時月娘方正是三尺利刀着  
項上滿腔鮮血濕模糊如此大結却是月娘見砍死孝哥  
第一奇書 一百回





兒不覺大叫一声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說的渾  
身是汗遍休生津連道恠哉恠哉小玉在旁便問奶上怎  
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  
玉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  
鬼說了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  
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如  
此  
搥結真令觀者通身痛快月娘道這寺後見埋着他每夜靜時分屈死  
掩魂如何不來真令觀者通身痛快娘兒們說了回話不覺五更鷄  
叫天明吳月娘梳洗面兒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  
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

麼一語喚醒天下人是作者問天下後世萬萬人非普淨  
問月娘一人也試問看過金瓶梅者何以答此一句

吳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

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一部揚鬼老

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要人如此

言只是如此做夢也非言適絕夢事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你這兒子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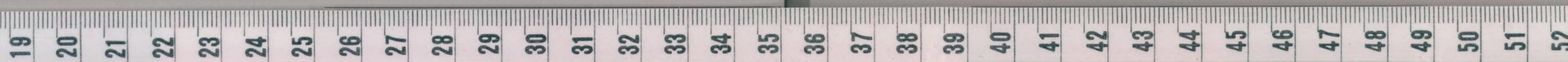
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

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

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其產業臨死還當身

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似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

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





與你看一看。于是以步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遠睡在  
床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眾人看  
忽然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沉枷腰繫鉄索孽竟一  
現方知  
前此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言孽  
子同  
之非頭即是月娘見了不覺放声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  
慶孝哥也托生同照子虛化官哥直良久孝哥兒醒了二字真是  
救世婆心  
安得天下為人子者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  
皆有醒了之日哉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  
生受養了他一場此又是作者于秋苦志石能伸其孝于  
親而深上鬱上作此書之意也所以必  
做磨鏡李安以及孝哥勾化等意也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業  
意也也也

不想被這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當  
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  
酒色財氣不淨不能明不明又安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分  
能悟既然明悟又安能不孝弟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金兵退去南北  
分為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  
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托  
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声  
大哭起來又是一部言孝言弟哀上老師便道娘子休哭  
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眾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  
清風不見了正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

倏然飛過洞庭湖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孛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  
衆人在永福寺住了十日光景永福寺真是衆水歸源之所與玉皇廟對鳴平誰能不死于此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  
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度江在建康卽位是  
爲高宗皇帝拜宗澤爲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爲兩朝天  
下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家產器物都不  
曾疎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稱呼爲  
西門小員外結轉玳安大玳安者大安也冤解孽散直至此時西門方得大安也如此一大結其妙何  
如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

看經之報有詩爲証

閱閱遺書思惘然

誰知天道有循環

西門豪橫難存嗣

敬濟顛狂定被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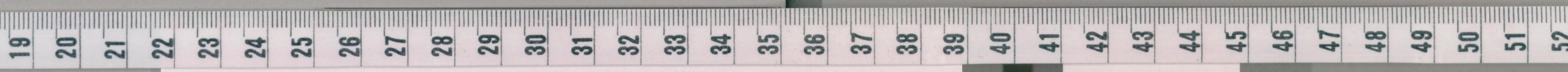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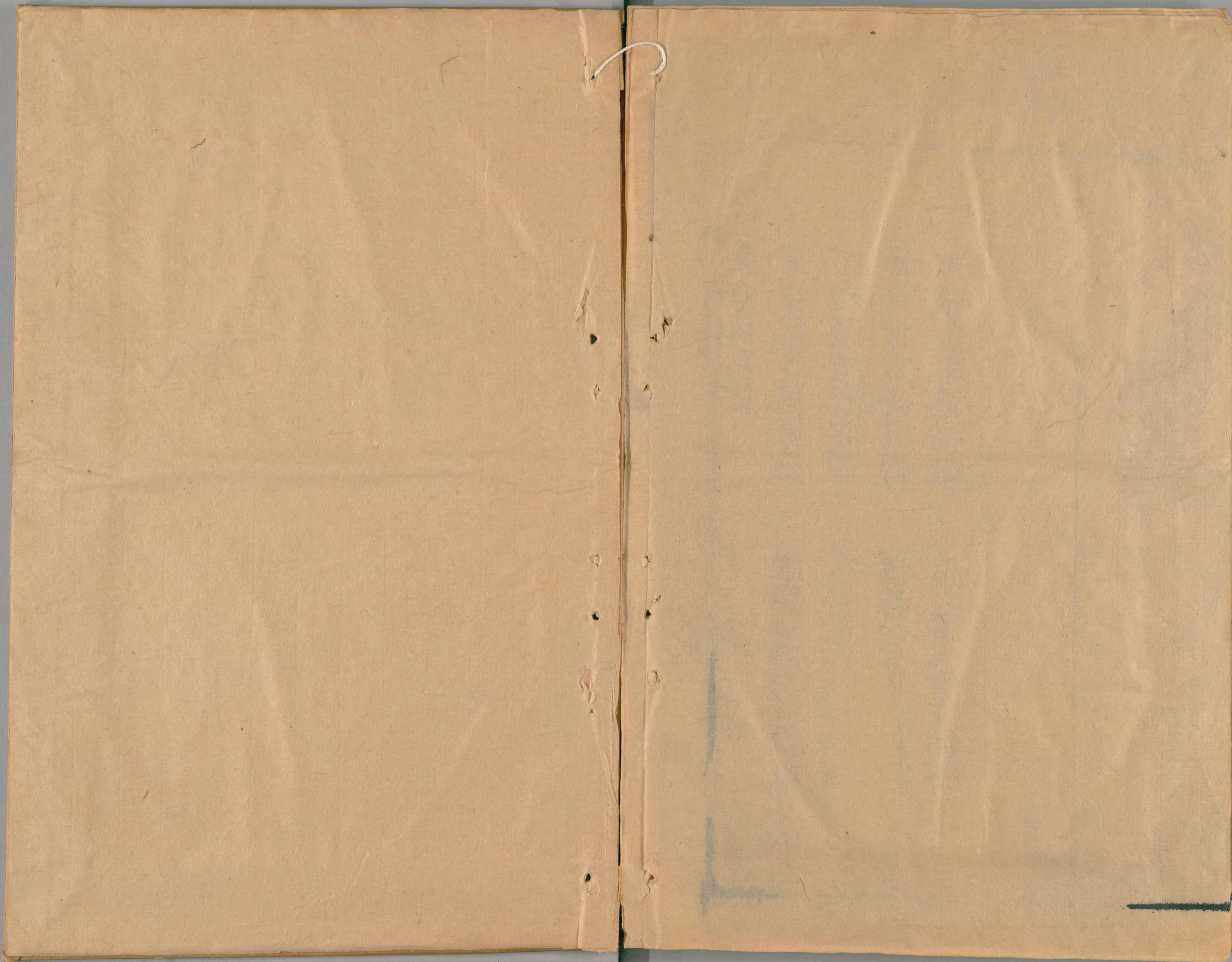
樓月善良終有壽

瓶梅淫佚早歸泉

可惟金蓮遭惡報

遺臭千年作話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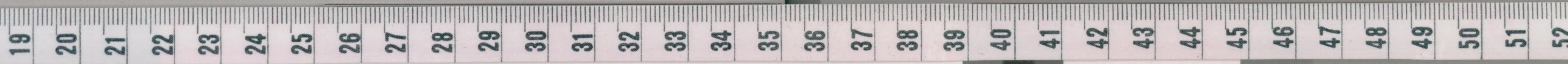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皐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100回』 請求記号 WA35-26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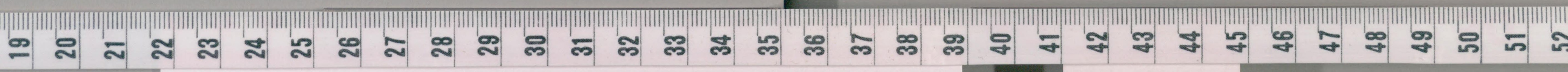
169  
35  
8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皐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100回』 請求記号 WA35-2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皐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100回』 請求記号 WA35-26

ガラス使用